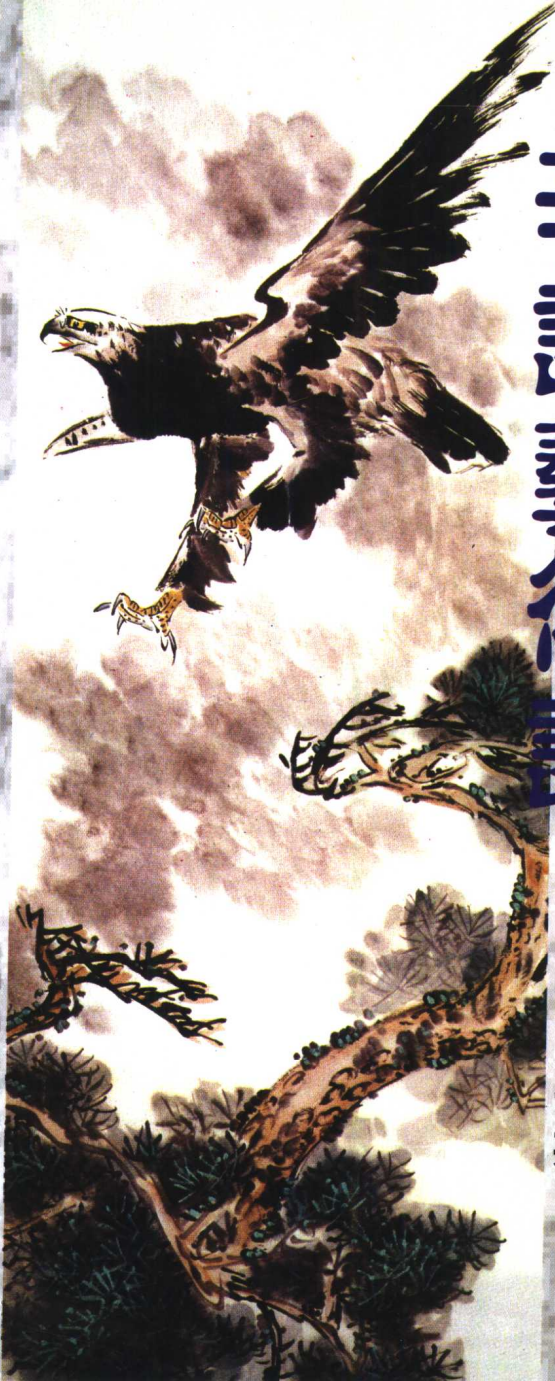




辛詞藝術論

張玉奇著

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辛詞藝術論

(又名《辛弃疾词艺探胜》)

张玉奇 著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辛詞藝術論

(又名《辛弃疾词艺探胜》)

著 者： 张玉奇

出版发行：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 98 号

电话：6706633

传真：6701382

印刷者：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定价：人民币 18 元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出版

ISBN 962-450-481-4/D·4062



辛 弃 疾 画 像

辛疾自述初七

國惟急見矣

屠詠之誠朝夕不替第緣驅馳到官即事意甚捕日從事於兵車羽

閒坐是懷德略之少暇

起居之間欽然不語非敢懈怠當蒙

情亮也指吳會雲間未龜

合并心往所向坐以神馳

右謹具

呈



官莊郎新除汝閩借推機江南西路提點刑

辛疾

刻



辛疾信札墨迹

序

四十多年来,国内对辛稼轩词研究的人甚多,发表的有关专著和论文在宋词研究论著中所占的比例最高,收获也最大。但是其中有两个问题,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进一步研究的。

首先一个问题是:绝大多数研究辛稼轩词的论著都着眼于辛稼轩词的思想性、爱国主义精神,这和历代辛稼轩词论者所强调辛词的“忠愤”、“悲歌慷慨”、“抚时感事”,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的确,在辛稼轩词中往往都倾注了他的爱国深情,如《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这是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辛稼轩为友人韩元吉祝寿的词。但是在词中他主要抒发的是整顿乾坤的壮志,是对南宋投降派的无情鞭挞。又如《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长亭解雕鞍。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识,桃李无言。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落魄封侯事,岁晚田园。谁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马,移住南山。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这是辛弃疾被罢官闲居带湖时,夜读《李广传》后写给朋友晁楚老、杨民瞻的词。因为李广的豪情壮志和坎坷遭遇与自身极为相似,故借以抒发自己的不满。这正是人们常说的:借

古人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磊。总之，我们读辛弃疾词是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的英雄气概；也可以清楚地体味到“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的悲愤之情。这无疑是辛弃疾词的光辉之处，也是衡量辛弃疾词的重要因素。但是，如果我们只强调这一方面，忽视了艺术性，那就必然会以思想评判来取代文学和审美的分析。那是无法正确认识辛弃疾词的。

其次一个问题是：许多研究辛弃疾词的人，总是将苏东坡和辛弃疾归并在一起，称他们为“苏辛”，他们的词则被称为“苏辛词”，他们还被称为“苏辛豪放词派”的领袖。似乎苏、辛词的艺术风格是完全一致的。实事求是地说：苏、辛词是有相似相同之处，辛词对苏词也确有继承之处。但是，他们之间在艺术风格上又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前人已屡有提及。南宋末的刘辰翁在《稼轩词序》中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自辛弃疾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清末的冯煦在《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则说：“若东坡之于北宋，稼轩之于南宋，并独树一帜，不域于世，亦与他家绝殊，世第以豪放目之，非知苏辛也。”总之，只有正视辛弃疾词艺术风格的独特性，才能正确认识辛弃疾的词，只有正视辛弃疾对词的艺术形式、艺术技巧、艺术功能变革的贡献，才能正确评价辛弃疾在词的发展史上独特的卓越的贡献。

张玉奇先生数年前曾在沪与余商讨稼轩词，经寒历暑，朝夕往还，上述意见，多次谈及，颇有同感。今书来，谓其所著《辛弃疾词艺探胜》行将问世，嘱为之序。此书为辛弃疾词研究补了缺，开

了路，为词学研究添了砖，加了瓦。是很值得庆幸的。

辛弃疾从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被罢官闲居上饶带湖起，至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九月逝世止，先后在上饶带湖及铅山瓢泉闲居了二十年之久，他的大部分词也都写于此时此地。可以说，上饶、铅山的山山水水哺育了他，启迪了他。现在虽然时间已经过去近八百年，但想来上饶、铅山的山川还是大致依旧。而玉奇先生正生活、工作在上饶，对上饶、铅山的山川人文都很熟悉，这对研究辛稼轩词来说，真是得天独厚。

玉奇先生对辛弃疾很敬爱，对辛弃疾的生平及其词亦颇有研究，《辛弃疾词艺探胜》只是他一系列有关辛弃疾及其词研究的第一本著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读到关于辛词的另一一些著作。

最后，对玉奇先生在经济大潮冲激下的今天，仍然对学术研究保持锲而不舍的精神，深表赞赏与钦佩。同时对玉奇先生的成就与贡献，也表示衷心的祝贺。

马兴荣

于上海忆邛庐斋

目 录

序.....	马兴荣 (1)
第一章 导 言.....	(1)
一、“带湖何缘,瓢泉有幸”.....	(1)
二、“一场心灵的盛筵”.....	(9)
三、“屹然别立一宗”.....	(15)
第二章 稼轩人格论.....	(23)
一、一代英豪,千秋标格.....	(23)
二、以民族之爱为起点.....	(28)
三、以旷世之才为核心.....	(34)
四、以愤世之恨为归宿.....	(41)
五、人格悲剧的背后.....	(46)
第三章 稼轩思维论.....	(56)
一、稼轩理性思维之溯源.....	(57)
二、稼轩理性思维之特质.....	(65)
三、稼轩创作思维之枢纽.....	(75)
四、稼轩创作思维之特质.....	(81)
第四章 辛词创作论(上)	
——纵横开阖之章法.....	(106)
一、命题立意先行.....	(107)
二、以起、中、结为要务.....	(111)
三、以浩气为血脉.....	(127)
四、以气、文、论入词.....	(133)
第五章 辛词创作论(下)	

——虚实相生之笔法	(137)
一、以实见虚的铺陈	(140)
二、虚从实入的比兴	(150)
三、虚中生虚的寄托	(159)
四、虚实相生的想象	(169)
第六章 辛词意境论	(177)
一、意境本质之分析与界定	(177)
二、辛词之造境与写境	(187)
三、辛词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195)
四、辛词之始、又、终三境	(201)
五、辛词诗人之境与常人之境	(206)
第七章 辛词风格论	(213)
一、辛词风格评价之回顾	(213)
二、艺术风格本质之界定	(218)
三、艺术风格要素之分析	(227)
四、辛词总体风格之分析综合	(231)
悲壮激烈,沉郁顿挫	(232)
凌高厉空,桀傲雄奇	(238)
旷放啸傲,冲淡高洁	(243)
浩瀚流转,博大渊深	(249)
秾纤绵密,婉转温柔	(253)
悲恨幽怨,凄切苍凉	(258)
雄健婉曲,雅正清空	(261)
总括:雄深雅健,温婉悲凉	(265)
五、辛词总体风格之成因及其影响	(271)
后记	(284)

第一章 导 言

一、“带湖何缘，瓢泉有幸”

古信州(今江西上饶)的灵山门外,现在已经竖起了高楼大厦,带湖与茶山寺之间的田畈也铺设了宽阔的公路。这条公路被命名为带湖路,它是与上海通往我国大西南的 320 国道所衔接的通衢大道。此段大道铺筑前的几个月,我与一位朋友——他曾撰写《辛弃疾词在信州的古今地名考》一文——为访古思幽而去踏寻稼轩遗址。

我们在现代的楼层建筑群中沿着从前的官道线路,步出灵山门外。所谓灵山门,就是古信州的北城门,现在已杳无陈迹,只是从道路的坡度判断,我们已走出了居高临下的城门洞口。《上饶县志·寓贤》载:“辛幼安……淳熙间(1174—1189)卜筑邑城北灵山外之带湖。”其中“灵山”二字之后脱一“门”字,致使海内外学者误以为带湖在灵山之麓,其实,带湖距灵山有七十馀里,晴朗天气才可以望见灵山之轮廓横卧天际。

出灵山门便是铁路。我们跨过铁路,沿着一条街道往正北而稍偏西的方向走去。约莫里许,右手一个山垅,据说便是带湖及其旷土的旧址。洪迈《稼轩记》云:“故有旷土,三面附城,前枕澄湖如宝带。”城只四面,此旷土岂可竟附三面?旷土既在城外,岂可三面附之?于理大缪。显然,其中“城”字是“坡”字之讹,此旷

...

土三面附坡，而距城已是一里远了。

带湖早已淤塞，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或许一湾比较低洼的莲藕水田应是其旧址。稼轩之楼堂亭阁更是在辛弃疾生前便已毁于一炬，荡然无存。据元代戴表元《剡源文集·稼轩书院兴造记》所载：元初在故址曾建有广信书院，大德二年（1298）官改为稼轩书院。这篇记文对稼轩书院的建筑方位有一段描述，可以弥补洪迈《稼轩记》在这方面的不足。戴记云：“初书院之为广信也，计屋不啻二百楹，浮瓦铺缀，不支风雨，及整顿完损，迄成坚厦。讲庐斋房，储仓膳庖，会朋之序，休客之次，通明之牖，备礼之器，于昔所有必补，凡今所无必具，植都门，缭周墙，甃文径。余尝以暇过赵君（按：即书院山长赵然明）。罔峦回环，榆柳掩郁，长湖宝带横其前，重关华表翼其后，心甚善之。问水堰，曰：‘是中可种鱼万头，今以蓄泄水处也。’问松台，曰：‘是稼轩遗迹，旧植柏千株，今增之成林也。’问桑圃官池，曰：‘是稼轩所耕钓，今表而出之也。’问湖上门，曰：‘是旧途，自西循湖南东来，今始复也。’问新井，曰：‘是旧凿，今得诸涯莽中，修浚而汲之，非新井也。’问地广袤若何，曰：‘是西北旷土，皆稼轩故物，为营卒所侵，吾请于官得复，而万户府又约束之，使无扰也。’问土役多寡、财计赢缩若何，曰：‘吾力何以及之，此赖郡侯捐俸倡助而诸人相与成之也。’问僚役尚几何，曰：‘吾所欲就何有极？使不以满去，将专祠辛侯，别置小学，作一亭名倚晴，以眺灵山诸峰，一亭名鱼乐，以俯西池，一亭名盟鸥，以复湖心之旧也。’”

旷土的走向是从东北而西南，三面环山，西南为一大缺口。东岗西阜隔旷土而相对。带湖则应是枕藉于前，而沿坡下蜿蜒里许，经过今之铁路旁，与溪水汇合，迤迤西南而入信江。带湖隔一田畈，西望茶山寺，寺前陆羽泉，色白味甘，源清流洁，为天下洵

茶之名泉。

这里眼前所呈现的，虽然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山垅、田亩、土坡、几间古旧的民居，但是在八百年前，却是一片幽雅的古典园林。辛词中有不少描画，可以将我们带入那时的境界：

“东岗更葺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

“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水调歌头·盟鸥》）

“夜雨北窗竹，更倩野人栽。”（《水调歌头·严子文同傅安道和前韵，因再和之》）

“断崖修竹，竹里藏冰玉，路转清溪三百曲，香满黄昏雪屋。行人系马疏篱，折残犹有高枝，留得东风数点，只缘娇懒春迟。”（《清平乐·检校山园书所见》）

“夜月楼台，秋香院宇，笑吟吟地人来去。”“随分杯盘，等闲歌舞，问他有甚堪悲处？”（《踏莎行·带湖篆岗小酌》）

远古的园林歌舞之美，寄托了伟大词人的幽怨情思。这位胸中有雄兵百万的一世之豪、经纶之手，本已妆束就绪，可以在抗金的历史大舞台上，金戈铁马，驰骋中原，可以为伊尹，为吕望，为张良，为诸葛，但是，天不与人愿，南宋时代的文化体系，就象一个无形的巨大的磁力场，牵扯住这只雄鹰的巨翅，使其奋飞无效，倦后知还，不得不栖迟在这块旷土之上。

这里引人深思的问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山垅旷土，何以能吸引这位绝代词人来此寄寓？是偶然吗？还是必然呢？是信州的侥幸呢，还是信州有其自身的价值？我基于这种思考，后来酝酿出了一幅楹联：

“带湖何缘，一代词宗托迹；

瓢泉有幸，千秋雅韵流芳。”

稼轩退居信州，结庐带湖，看来并不全是偶然，而是因缘有自，在偶然之中包含着历史的必然，其中既有地理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更有稼轩自身的原因。

上饶地处南宋行都临安通往福建、江西、湖广、云贵之交通要道，而山清水秀，气候温和，物产富饶，文化荟萃。中原南渡之士大夫都乐意寄居于此。洪迈《稼轩记》云：“国家行在武林，广信最密迹畿辅，东舟西车，蜂午错出，势处便近，士大夫乐寄焉。环城中外，买宅且数百。”中原南渡之士大夫，早已在上饶卜居建舍，而稼轩最晚，近城之处皆无空地，只好在离城稍远的地方选择。稼轩天赋词心，性喜林泉，故择居于依山傍水之带湖旷土，乃势所必然。戴表元《稼轩书院兴造记》也说得明白：“广信为江闽二浙往来之交，异时中原贤士大夫南徙，多侨居焉，济南辛侯幼安居址阙地最胜，洪内翰所为记稼轩者也。”

带湖新居尚未建成之时，辛弃疾便命名为稼轩，并用以自号。《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云：“三径初成，鹤怨猿惊，稼轩未来。”《菩萨蛮》云：“稼轩日向儿童说，带湖买得新风月。”辛弃疾为什么以稼轩名其居呢？洪迈《稼轩记》与《宋史》本传都有所说明。洪记云：“意他日释位得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屋下临之，是为稼轩。田边立亭曰植杖，若将真秉耒耨之为者。”本传云：弃疾“尝谓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北方之人，养生之具不求于人，是以无甚富甚贫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农，而兼并之患兴，贫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轩。”

新居建成之后，辛弃疾赋稼轩，集经句，作《踏莎行》一词，以孔子自喻：“进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请学樊须稼。衡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去卫灵公，遭桓司马，东西南北之人也。

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

辛弃疾以稼轩名其居，是着眼于进退存亡，行藏用舍，而寓卖剑买牛、释位归田之意，并非真如《宋史》本传所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稼轩也非真的躬耕垅亩，一反南人未作伤农之意。

稼轩退居带湖之后，连同瓢泉时期，投闲置散先后共有二十二年之久，很少力田种稼，很少象陶渊明那样，带月荷锄归，也不象陶渊明那样赋《乞食》诗。那么，稼轩何以为生呢？靠田租么？但《最高楼》题序云：“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可见他在绍熙五年（1194）55岁时，尚未购置田产。既无田产，又无俸金，应当别有职业。可能性最大的应当是以教书为业。范开为稼轩词集作序，自称门人，并说：“久从公游，其残膏剩馥，得所沾焉为多。”范开是一位特殊的学生，相从八年，自然仍不能充分说明稼轩以教书为业，应当另找根据。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铅山县志》记载辛弃疾有两份书稿，一是《瓢泉秋月课稿》，二是《窃愤录》。课稿可以是学生答卷汇编，但更大可能是讲稿，讲课的内容很可能不是儒家的经学，所以课稿的原文不能被保留下来，而且各种方志都不承认他的教书是教育。带湖书院被《上饶县志》称为稼轩读书处，博山雨岩稼轩书屋被《广丰县志》称为稼轩读书处，还有黄沙书院，《上饶县志》不载，稼轩却作有《黄沙书院》诗，并为序曰：“黄沙书院面势甚佳，欲以维摩庵名之，特未定也。”稼轩同时代的陈文蔚也在《游山记》中提及此院：“嘉定己巳（1209，稼轩卒后第三年）秋九月，傅岩叟拉予与周伯辉践傅岩之约，乙未，渡北岸桥，过黄沙稼轩之书堂，感物怀人，凝然以悲。”又有瓢泉书院，以及铅山县南二里稼轩书院等等。若说是稼轩读书处，则读书之处何其多也！实际上稼轩并不皓首穷经，也不修

举子之业，他向来认为读经书无用，《满江红·笳鼓归来》云：“三万卷，龙头客，浑未得，文章力。”《阮郎归·山前灯火》云：“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清平乐·寿信州守王道夫》云：“枉读平生三万卷，满酌金杯听劝。男儿玉带金鱼，能消几许诗书？”既是如此，稼轩哪会到处建书堂自读？而且哪有资产到处设立读书堂？分明是稼轩教书就业之所，只不过由稼轩自己命名或乡人因稼轩之德望而以稼轩命名罢了。书院是宋代的学校，一县一所公办，其他皆是私立，或是乡村所办义学，这是毫无疑问的。书堂，可以是读书堂，也可以是教书堂，《名山志》载：“孔子山在平阴县，上有夫子教书堂遗址。”书屋，可以是藏书屋，也可以是教书屋，鲁迅小时候在三昧书屋上学便是一例。所以稼轩书院、书堂、书屋都应是稼轩的教书之所。稼轩词中有《夜行黄沙道中》、《月下醉书雨岩石浪》，皆函稼轩在黄沙书院、博山稼轩书屋就教，寄宿于彼，才有夜晚的感兴之作，不然深更半夜，如何独行其处？若是旅游观赏风月，也应有二三知己。照此类推，鹅湖、西岩、云岩等处，都应是稼轩曾经任教之地，灵山齐庵词中有“吾庐小，风雨声中”之描写，其庐也应是稼轩任教之所。

稼轩任教时间最长的地方当是瓢泉。稼轩发现瓢泉时，按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系年，当在淳熙十三年（1186）左右。当时稼轩 47 岁，作有《洞仙歌·访泉于奇师村，得周氏泉为赋》，爱上了此泉，愿意“便此地，结吾庐”，而“父老约重来，问：‘如此青山，定重来否？’”照推，应该于淳熙十五年（1188）便已在瓢泉任教，并结庐寓居。《水龙吟·题瓢泉》云：“稼轩何必长贫，放泉檐外琼珠泻。”绍熙三年（1192）赴闽宪之前仍在瓢泉。绍熙五年（1194）闽宪归来，囊囊饱满，再到期思卜筑。庆元元年（1195）春天开始营造，庆元二年（1196）春天落成，欣然而有《浣溪沙·瓢泉偶成》

之作：“新葺茅檐次第成，青山恰对小窗横，去年曾共燕经营。”夏天准备迁居，由带湖之幽雅园林迁往瓢泉草房，似乎遭到家里人反对，心情不好，而作《水调歌头》一首，其序云：“将迁新居不成，有感，戏作，时以病止酒，且遣去歌者，末章及之。”词云：“我亦卜居者，岁晚望三间，昂昂千里，泛泛不作水中鳧，好在书携一束，莫问家徒四壁，往日置锥无。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舞鸟有，歌亡是，饮子虚，二三子者爱我，此外故人疏。幽事欲论谁共，白鹤飞来似可，忽去复何如？众鸟有所托，吾亦爱吾庐。”此篇写因迁家而引起的不愉快，与外人无涉，故上阙首四句以屈原高洁不随波逐流自喻，似是针对家人情绪而发，与《最高楼·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相对照，则明白易见。次五句以清贫自负，亦似针对家人重钱物产业而发。下阙首五句，言遣去歌者，孤独而处，次三句言心事无人理解，包括家人也不能理解稼轩之心思。尽管如此，稼轩仍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庐舍，离家独居只不过为任教谋生而已。此次迁家虽然未成，但是天不负稼轩，或许稼轩本是术家，自有办法。不久带湖雪楼遭火，一夕而烬，家人自然顺顺当当随往瓢泉，时在当年秋冬之交。

稼轩举家迁到瓢泉之后，挖池开山，引流种树，辟竹径，建长廊，修筑停云堂、秋月观，一丘一壑，占尽风光，却仍以教书为业，直到饮恨而终。但是稼轩并不以教书为心愿，他在《水龙吟·用瓢泉韵戏和陈仁和，兼简诸葛元亮，且督和词》云：“谁识稼轩心事？似风乎、舞雩之下。回头落日，苍茫万里，尘埃野马。更想隆中，卧龙千尺，高吟才罢。倩何人与问，雷鸣瓦釜，甚黄钟哑？”谁能识透稼轩心事？在他人看来，稼轩似乎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过着愉快的教书生涯，其实不然，他一心向往的是卧龙诸葛，高吟《梁父》，感叹无人向当权者问一问，为什么黄钟毁弃而瓦釜